

藤

泽

周

平

隐
剑
秋
风
抄

「日本」藤泽周平 著

高詹灿 译

隐剑秋风抄

〔日本〕藤泽周平

高詹灿 译



译林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隐剑秋风抄 / (日) 藤泽周平著; 高詹灿译.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18.8
(藤泽周平作品)
ISBN 978-7-5447-7116-0

I. ①隐… II. ①藤… ②高… III. ①短篇小说—小说集—日本—现代 IV. ①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248823 号

KAKUSHI KEN SHUFU-SHO by FUJISAWA Shuhei

Copyright © 1981 ENDO Nobuko

All rights reserved.

Original Japanese edition published by Bungeishunju Ltd., Japan

Chinese (in simplified characters only) translation rights in PRC reserved

by Yilin Press, Ltd under the license granted by ENDO Nobuko, Japan arranged with Bungeishunju Ltd., Japan through Haii AS International Co., Ltd., Taiwan.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10-2014-369 号

本作品中文译稿由木马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授权使用。

隐剑秋风抄 [日本] 藤泽周平 / 著 高詹灿 / 译

责任编辑 张远帆
装帧设计 金 泉 沈长磊
校 对 张 萍
责任印制 颜 亮

原文出版 文艺春秋, 2004
出版发行 译林出版社
地 址 南京市湖南路 1 号 A 楼
邮 箱 yilin@yilin.com
网 址 www.yilin.com
市场热线 025-86633278
排 版 南京展望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印 刷 恒美印务(广州)有限公司
开 本 850 毫米 × 1168 毫米 1/32
印 张 11.625
插 页 4
版 次 2018 年 8 月第 1 版 2018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47-7116-0
定 价 58.00 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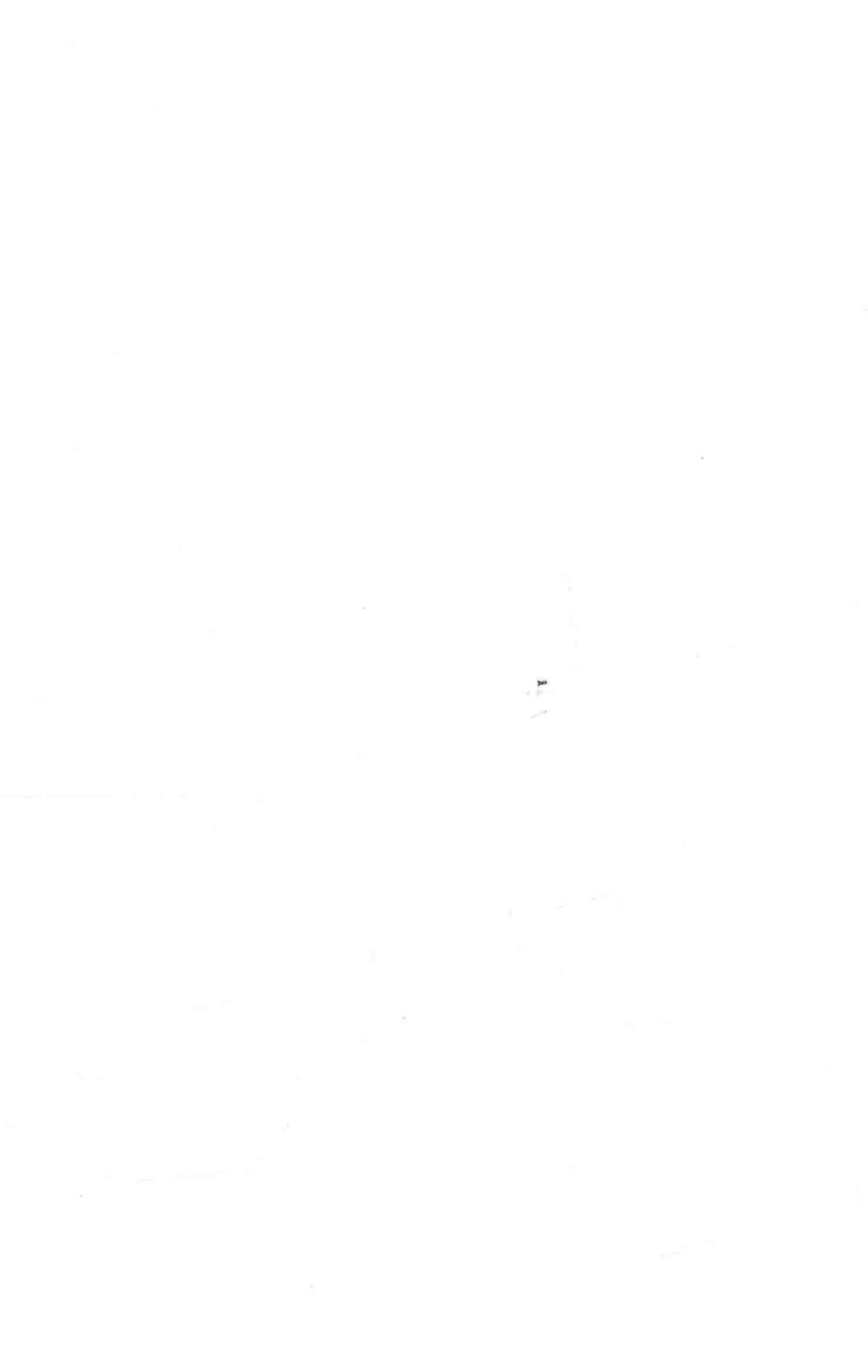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译林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出版社调换, 质量热线: 025-83658316

目 录

酒乱剑断石	1
污名剑双燕	43
女难剑雷切	83
阳狂剑阳炎	113
偏执剑蛤蟆舌	151
好色剑流水	189
暗黑剑千鸟	231
孤立剑残月	277
盲剑回声	315
后 记	359

酒
乱
剑
断
石



两名门生正手持竹剑对峙。对战至今，已逾半小时，仍未分出胜负，足见两人的技艺在伯仲之间。

另外尚有两人，则在一旁默默关注这场比试。其中一个是一道场主人雨贝新五左卫门，另一个则是次席家老会泽志摩。志摩一身微服，显得相当朴素。除此之外，再无他人，日暮时分的道场内空空荡荡。

日光从采光天窗洒落，映照出两名门生从脸庞到颈项涔涔而下的汗珠。光线昏黄，显示白日将尽。

正当志摩移动膝盖想开口说话时，一道刚猛呼喝声撼动道场内的空气。两个身影以目不暇接的速度交错而过，竹剑两三次交锋，发出互击的清响，再传出激烈的呼喝。这时，身材较小的那名门生蓦然身子飞出，倒卧在地。

“到此为止！”

雨贝扬手喊道，望也没望一眼重新面向他行礼的两名门生，

起身对志摩说道：“请往这边走。”

两人回到雨贝这间可以环视庭园的起居室。得知两人到来的年轻门生旋即上前奉茶。

志摩似乎颇为口干，津津有味喝着杯里的茶，接着朝庭园望了一眼。庭园里的树木正抽出新芽。一旁虽摆有火盆，不过现在这种天气，尽管拉门敞开，也不觉丝毫寒意。

“您认为何人本领较高？”

雨贝问道。

雨贝新五左卫门曾担任郡奉行一职，享有一百七十石的俸禄。但由于他同时也是丹石流有名的剑士，所以很早便引退，将家位传予儿子，自己则开设道场，全心投入剑道。藩内至雨贝道场习剑的门生，号称有百人之多，是城下门生最多的道场。

“当然是赢的人啰。”

志摩将视线移回雨贝脸上，不假思索地说道。他的眼神告诉对方，这种事不用问也知道。

但雨贝却微微一笑。

“不过事实并非如此。输的人才是技高一筹。”

“什么？”

志摩俊秀的长脸顿时眉头微蹙，想起身材矮小的那名剑士

整个身子飞出，在地板上滑行的丑态。

志摩露出凶恶的眼神。

“这么说来，那名男子是故意在我面前诈败啰？”

“不，此言差矣。”

雨贝不疾不徐地加以否定。

“获胜的中根藤三郎是本道场的代理师父，弓削并非诈败。一般来说，中根在本道场内排行第一，弓削排名第二。确实如您所见。”

“.....”

“但若是非胜不可的情况，例如九死一生的剑斗，那么弓削甚六必能胜过中根。”

“呵呵呵，这当真是匪夷所思。”

志摩静静注视着雨贝。

“关于此事，我即便身为师父，也有看不透的地方。弓削的剑，藏有连我也无法预测的力量。所以我才会说他的剑术在中根之上。”

“有意思。”

“若是让两人进行一回合决胜负的比试，结果就会像刚才那样，弓削并无多大胜算。但倘若让他们战上十回合，甚至十五

回合，您猜如何？”

雨贝仿佛自问自答般，将目光从志摩脸上移开，望向庭园。阳光已移向庭园角落一株高大的辛夷花；刚才一直沐浴在落日红光下的庭石，此时已泛白。

“结果会怎样？”

志摩问道，脸上浮现非比寻常的关切神色。雨贝将目光移回他的脸上。

“双方应该是六四开，由弓削胜出。”

“是吗？”

“举个例子来说吧。”

雨贝低头啜了口茶。

“有招秘剑名唤断石，是我对本派的舍留剑略加修改后创立的绝招。”

“.....”

“原本我以为这招秘剑传给中根或弓削都行。但当我在未明说的情况下，试着传授他们两人断石绝招时，我发现弓削能够轻松掌握最后的精髓，中根却始终无法领悟。”

“嗯，嗯。”

志摩兴奋地沉吟。

“看来两人在天赋上有些落差。”

“没错。”

“不过，甚六在那种情况下输得一败涂地，实在令人感到不可思议。”

“只有一种可能。”

雨贝说道，严肃的脸上露出一抹笑意。

“他有什么苦衷吗？”

“酒瘾犯了。”

“啥？”

志摩一脸错愕。

“那小子是酒鬼？”

“简单来说的话，确实是这么回事。不过，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形容他才好。”

两人的对话从豪迈论剑急转直下，改聊起街谈巷议。雨贝的口吻带着叹息。

“他这个毛病始终改不掉。我在担任赤石郡的郡奉行时，有个手下是藩内最有名的酒鬼，白天不在官厅办公，却跑到附近的百姓家里喝酒，终日酒气不散，实在拿他没辙。”

“我知道，此人是杉山权兵卫。”

“哦，原来您也知道。”

“嗯。他饮酒过量，罹患肝病，几年前就翘辫子了。”

家老口出市井小民所用的粗俗言语，与模样不大相称。

“原来您听过这样的传言啊。”

“甚六也是大白天就喝酒吗？”

“不，弓削因为在城里任职，所以无法像杉山那样，每天喝得满脸通红。”

“那当然。藩里可不准有人带着酒气进城。”

“况且，就算他想每天喝得酩酊大醉也没办法，因为他的俸禄微薄，老婆又勤俭持家。”

雨贝的口吻中带有对弓削甚六的一丝同情。志摩瞪着他，仿佛有些责怪之意。

“这样正好，酒鬼就是宠不得。”

“没错。”

雨贝顺着志摩的话应道。

“弓削的酒品很差。同样是喝酒，比起来，杉山好多了。”

“酒品差？”

志摩打断雨贝的话。

“你是说，他会喝得烂醉，而且还发酒疯？”

“是的。”

“不会对人动粗吧？”

“偏偏就会。”

雨贝俯首望着地上。

“这关系到本道场的体面，所以我也常劝诫他，但听说他在外面已是声名狼藉。”

“真不像话。”

志摩嗤之以鼻。

“这么一来，我可以明白刚才他为何会输了。酒鬼果然信不得。”

语毕，志摩感慨良深，双臂盘胸，陷入沉思。接着抬起头，轻声唤了一句：“新五左。”

“在。”

“先前说过，今天看他们两人比试一事，不得向外人提起。而我接下来说的事，更要守口如瓶，绝不能对外人泄露。”

“在下明白。”

“中根如果和松宫的儿子交手，你看孰胜孰败？”

“您指全力相搏吗？”

雨贝以平淡的语调问道。

“没错。”

“这个嘛……”

雨贝同样盘起双臂。志摩口中的松宫，指的是侧用人¹松宫久内；他的儿子左十郎是江户得到忠也派一刀流秘传的剑士，也是藩内数一数二的剑术高手。

雨贝似乎正思索左十郎的剑术。他不发一语，垂眼望着膝盖，半晌才松手说道：

“应该不相上下吧。”

“无法保证绝对能赢吗？”

“或许能赢，但也有可能落败。”

“这就麻烦了。”

志摩脸色一沉。雨贝见状，莞尔一笑。

“既然如此，何不派弓削一试呢？”

“甚六是吗？”

志摩一脸狐疑，紧盯着雨贝。

“甚六值得信任吗？”

“若是九死一生的比试，弓削的剑术远在中根之上，这我才刚才便已提过。”

1. 侧用人：江户幕府的职务名称，服侍于将军或藩主身旁，传达老中或家老的奏陈，或是在一旁献策，地位仅次于老中。老中则是幕府最高职务，相当于政务总理。一译注，下同。

“我知道。但甚六是个酒鬼，不用对他的能力打折扣吗？”

这次换雨贝沉默无语。他面有难色，似乎是不敢拍胸脯保证。志摩见状，仿佛突然想起什么似的，开口问道：

“新五左，你说的断石，到底是什么样的剑法？”

“这个嘛……”

雨贝新五左卫门挺直腰杆，以平静且充满自信的声音回答道：

“挡则破其防，攻则取其命，乃必杀之剑。”

“你说甚六已领悟此剑的奥秘了是吗？”

“没错。”

“好。”

会泽志摩往膝盖猛力一拍，站起身，性急地戴上头巾，说道：

“命他禁酒。或许因此可以成材。”

二

中根的步履未曾稍歇。他正快步疾行，毫不迟疑地朝家门而去。

刚才途中一直和甚六在一起。两人在酒馆林立、俗称烂醉小路的一条小路前挥别。阮囊羞涩的甚六在走到这儿前，心里

老盘算着——能否让中根兴起喝酒的念头，待会便可见分晓。

弓削甚六走在中根后头，掌心微微出汗。

他极力装出若无其事的模样，轻声说道：

“今天这场比试，还真有点累呢。”

眼下正是开口邀约的好机会。但中根并不上当。“嗯，确实很累。”中根随口应道，眼睛望向另一边。三名盛装打扮的姑娘从一旁走过。看她们的打扮，应该是要去学才艺，或是到天神大人¹的天满宫欣赏梅花。中根望着这几个年轻女孩。

甚六开始焦急了。当两人来到道别的地点，甚六终于再也按捺不住，开口问道：

“去消除一下疲劳吧。要不要喝一杯？”

听起来仿佛身上带有足够的酒钱，又好像不是这么回事。如此巧妙措辞，看得出甚六所投注的苦心。开门见山要对方请自己喝酒，这种话实在说不出口。知道自己是酒鬼，所以有这份自尊心。

中根朝甚六望了一眼，旋即又迈步而去，没有答话。

中根来到小路的路口处，驻足而立。因为这里是两人道别

1. 天神大人是名为菅原道真的历史人物，人称学问之神。

的地点，所以他才停下脚步，还是说，他想陪我喝一杯？期待和不安充塞甚六胸口，几欲爆裂。他紧盯中根的脸。

然而，中根的回答无比冷淡。

“今天我身上钱不够，改天吧。”

“你又来了。”

甚六表情扭曲，一脸快要哭出来的样子。但他仍死缠不放。

中根虽然还未独立成家，但父亲拥有百石俸禄，中根是日后的继承人。他能花用的零花钱，令俸禄三十石的甚六为之瞠目，而且出手也相当阔绰。因为是同门，所以甚六过去也曾多次让中根请客。这个男人出外会不带钱，根本是无法想象的事。

“别这么冷淡嘛。不会喝太多的，陪我喝瓶酒就行了。”

甚六如此说道。他的耳朵已听见小路深处的莺声燕语，鼻子已闻到温热的酒香。离酒馆还有十步距离，但肚肠早已饥渴如火烧，渴望黄汤下肚。

不过怀里没有分文。仅有十步之遥，却与相隔百里无异。想要走进这条诱惑无限的小路，办法就是让中根当金主，跟在他后头一块儿去。

甚六几欲要将中根的袖子抓在手中。事实上，他的十指已蠢蠢欲动。